



中国当代
作家小说集

陈集益

著

吴村野人

WU CUN YE REN

以貌似传统的现代派写作
在现实的边界处
展翅飞翔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
作家小说集

陈集益

著

吴村野人

WU CUN YE REN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村野人 / 陈集益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3

(“锐势力”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 / 郑润良主编)
ISBN 978-7-5205-0159-0

I. ①吴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0460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.5 字数: 248千字

版 次: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野猪场 / 1

吴村野人 / 47

谎言，或者嚎叫 / 105



流 产 / 135

洪水·跳蚤 / 168

城门洞开 / 207

跋：未完的旅行 / 243



野 猪 场

第一章

关于养野猪，我并没有经验。可是汤溪镇的祝小乌同学找到我，跟我大谈特谈养野猪的设想时，我心动了。我想象不出，养上上百头野猪，存上数万块钱，那是一个什么滋味。当时我在县城的一个货场工作，每天有数千斤的货物碾过我的肩背。当我累了一天，回到宿舍，像一张冷却的面饼躺在床上，浑身酸痛，脑子就会生发出一种向往：我要去和祝小乌养野猪，我要发一笔财。

于是逢到一个休息天，我坐上了从县城开往汤溪的中巴车。一路上，我看见灰色的工厂，冒烟的烟囱，和被分割成块状的田野，想象着在我的眼前，奔跑着成群的野猪，它们像非洲草原上的角马，穿梭在围墙、烟囱与树木之间。我压抑着我的欢喜：因为每头猪身上长的，都是白花花

的钱啊……

那一年，我二十岁，祝小乌二十一岁。

我们没有费很多唇舌，就达成了基本的协议——

“你拿出六千，我拿出六千，这样，办野猪场的第一笔资金就有了。”

“六千块钱够了吗？”

“够了！”

“以后还要拿钱出来吗？”

“以后就等着分红吧！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是很好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嘿嘿，三年后我们就可以在城里买房了。”我听了祝小鸟的话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。

于是第二天，祝小鸟，我，还有祝小鸟的女友阿芳，从汤溪动身，搭乘一辆拖拉机到山乡去。因为在山乡，祝小鸟同学有个亲戚，该亲戚在山乡政府门口开过饭店，饭店倒闭后，欠钱给他的山乡政府抵了一座荒山给他，祝小鸟认为他可以用很少的钱把荒山租过来养野猪。

那时正值五月，站在突突叫的拖拉机上，可以望见山乡的山头一座挨着一座，生机勃勃。三十里路，刮着风就到了。戴鸭舌帽的拖拉机手指着一排高大的建筑物，对我们说：

“看到了吗？那座三层楼房就是山乡政府。”

“能再帮个忙，拉我们过去吗？”

“我得运砖头去了。这里有规定，拖拉机、大卡车什么的不准开进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没有看见这块牌子吗？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看来，还真是这样。”

我们只好跟拖拉机手告别了。我们沿林荫道走到尽头，才得知祝小鸟的那个亲戚早已被人从山乡驻地赶走，而属于他的那座荒山，坐落在离山乡驻地还有三十里地的吴村。

吴村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。关于它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它依傍在一座矮山下边，有一条小溪从村前流过，小溪两边是高高低低的梯田。祝小鸟问一个端着碗、蹲在门槛上吃晚饭的村民，有没有一个叫“牛化生”的人来这里开垦一座叫“洪坛冈”的山？

他看了看我们，扒了一口饭，等两腮瘪下去，懒洋洋地说：“你们问的是那个‘一根筋’吗？他又告状去了。”

我和祝小鸟吃了一惊：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那个人已经把第二口饭含在嘴里了，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和祝小鸟对望了一眼，感觉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们又走进一家小卖店去问店老板：“那个叫什么来着的‘一根筋’在不在洪坛冈上？”

他告诉我们：“‘一根筋’已经有半年没来过吴村了。”

我们再也不想问什么了，我们又累又饿，买了饼干、罐头、啤酒、花生米充饥。小店店主因为我们照顾了他的生意，明显热情了。他问这问那，不到五分钟，就知道了我们大老远跑到吴村来的目的。他转动着一双灰白的小眼睛，问我们：

“你们养野猪，怎么养？”

“放养呗……”

“野猪从哪里来？”

“从山上来。”

“山上？”

“没错，”祝小乌洋洋得意道，“我们只要在山上养上小母猪就可以了。母猪成熟后，山上的野公猪自然会跑来跟它们交配。”

“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让家猪与野猪杂交？”

“是这样。家猪与野猪杂交出来的猪，叫杂种猪。肉质鲜嫩香醇、脂肪低，是稀少的健康肉类。”

“现在，莫不是连请人上山抓种猪的钱都省下了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就这样，谈着谈着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一桩发财的“秘密”让小店店主很感兴趣，当他于当天下午带我们去洪坛冈上看看时，“洪坛冈野猪场”成立了。

我和祝小乌出钱最多，每人六千块；其次是祝小乌女友阿芳，拿出两千；这些钱按股份制合在一起，构成股权。其余的股份，留给了“一根筋”和小店店主陈德方。原因很简单：“一根筋”牛化生是洪坛冈的主人，他不在山上也要给他股份；而陈德方呢，将为我们背粮食上山，还要干最重的活；再说，我们待在吴村也需要他的“势力”。

于是几天之后，我和祝小乌，还有阿芳，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工作，来到洪坛冈，开始了养野猪的生涯。

第二章

巍巍洪坛冈，绵延起伏，丰厚博大，系仙霞岭山脉、括苍山脉的余支。它像一头巨兽盘踞在吴村的西北方，尽管上山的路陡峭如巨兽的咽

喉，山顶开阔处却像平底锅一样平坦。难怪 20 世纪 60 年代，公社曾组织人力来这里开荒、造田。

野猪场的前期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首先是我们住的地方，由陈德方出面，找来几个工匠，在公社农场的废墟上夯了三间泥房。再砍来一些树，做了桌、椅、床、柜之类的粗糙家具。我们还一起动手，在三间房的旁边砌了一个足以跟小型食堂媲美的柴火灶，开火的第一顿就煮了一只野鸡吃。

然后我们从汤溪镇拉回一汽车仔猪，当然都是母的，一共二十头。数量虽然少了一些，但是很可观了，特别是它们哼哼唧唧到处乱跑的时候，感觉满山都是我们的小母猪。

白天，我们就伺候这些小母猪：割猪草，煮饲料，看护，放养，满山找它们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就把小母猪关进木栅栏围成的猪圈。然后，星星就出来了。星星离我们很近，仿佛伸手就可以摘到。我们点起很大的篝火，一边喝酒、吃零食（刚开始陈德方很乐意给我们捎来小店里的东西），一边畅谈野猪场的发展和未来。

这当中，我们总会跑过去看看小母猪们睡着了没有。如果还有醒着的，就把它们抱到篝火边，叫阿芳给它们唱歌。阿芳平时唱歌并不好，可是在夜晚，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洪坛冈，她的歌声听起来异常动听。小母猪们听着听着，果真就睡着了。小母猪睡着后的样子，多么甜美，多么恬静，在银色的月光下，如同躺着几个会打呼噜的矮胖的仙女……

可是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在山上养猪的日子变得漫长而乏味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钱，而不是洪坛冈上的秀丽风景。我们再也不愿把这群小母猪当成什么仙女了，我们都盼着它们快快长大，然后发情。

可是，我们养的这群小母猪很矜持，一点也不像正常发育的小姑娘，把我和祝小乌急得够呛。有一天，祝小乌实在忍不住了，问阿芳什么时候来的月经，阿芳听了很奇怪，问他什么意思，祝小乌只好如实相告：“现在的女孩子上小学就来月经了，可这群猪怎么搞的，还不发情？”

阿芳说：“你急啥？再等等呗。”

“还等？再等下去我们就弹尽粮绝了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又没做过女人！”

“可我们女人也帮不上忙啊！”

这时候，恰好背大米上山的陈德方来了。陈德方走过去看了看猪，然后对我们说：“养猪还得多喂饲料，光吃青草、野菜不行，你们看看，这些猪比人还苗条，看是好看，可有什么用啊。”

陈德方所言极是，作为身负下崽任务的母猪，要苗条干什么用？喂！把它们喂得跟嫁不出去的胖大姐似的，这样，反倒会把山林里的野公猪吸引来。

于是，祝小鸟带阿芳回了一趟汤溪，一是找朋友借钱，二是买生活用品，三是雇拖拉机运猪饲料。可是他们在三天后回到山上，却没有运回猪饲料，我以为他把钱乱花掉了，冲他吼了几句，他却一点不恼。他从塑料袋里掏出一药盒，他说，他去问过兽医了，母猪不发情，注射一点性激素就行了。

性激素，不就是性药吗？

第二天，当我们把两大盒“性药”一一注射进母猪身体之后，突然感到惶惶不安。因为我和祝小鸟读书时看过一部香港拍的三级片，一女人服下性药后，那急性发作的样子太恐怖了，简直是见谁灭谁。假设这二十头小母猪注射“性药”后也这样发作起来，那将是性命攸关的事情。

可是一连数天过去了，在故意留了一道缝的猪圈里，什么不寻常的动静都没有发生。我和祝小鸟气得吐血。看来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

上山来的陈德方这一回又说话了：“我说有财，小鸟，你们年轻，听我的没错。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在学会拿筷子以前，是怎么吃饭的？”

“这个，得问我妈。”我说。

“不用问了，是手抓着吃的。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……吃下去的饭变成了屎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嘿！我还是直说了吧！”

陈德方庄重地告诉我们，猪其实跟人一样，做什么事都是先从模仿开始的，好比你们小时候不会用筷子……同样道理，母猪在发情和交配方面，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，至少是耳濡目染。再聪明的小猪，如

果从来没有看到过大猪干那种事，它长大后肯定像个白痴……它们不能生活在真空当中……

综合陈德方的观点，其实就是：猪，也需要性教育。可是怎么教育呢？陈德方却不说了。好在我和祝小乌不是笨人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倾其所有，到山下一农户家买来了一头老母猪，放养在小母猪中间。我们心想，还是让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妇人来教你们吧！却没想到，在当晚，久经沙场的老母猪因性事过度，一命呜呼。

事情的确来得很突然。

当时，我们都在睡梦之中，可是山上的野公猪却闻到了奇异的气味。这气味让它们着迷。于是它们从各自的领地出发，迎着夹带特殊气味的夜风奔跑，它们心中激动，想必血液已经沸腾，它们到达洪坛冈时已经失去理智。

我们是被野公猪打架的声音吵醒的。起来一看，黑暗中，四五头野公猪围着老母猪相互撕咬，眼里喷出幽红的凶光。我们吓得不轻，躲在屋里不敢出去。好在陈德方赶老母猪上山后住在隔壁，我们盼着他能想出办法。可是，他也吓坏了。

他对我们吼道：“千万不要照手电！僧多粥少，野公猪欲火中烧，不要火上浇油！”

“老母猪会被他们干死的！”我喊出了我的担心。

陈德方却不这么想，因为他知道在自然界，只有在战斗中最后取胜的雄性才有交配权。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和祝小乌对那几头油头肥脑、浑身滚圆的动物非常反感。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：我们花钱，“猪头男”作乐，破坏了我们睡觉不说，妈妈的，还把我们辛苦围成的木栅栏摧毁了一半。

祝小乌终于忍无可忍，冲陈德方大叫：“陈哥！这样下去整个猪圈都要被它们破坏了！你说一句，要不要赶走它们啊！”

“再等几分钟，让小猪多学上一点儿……”

“这种事用得着学这么久吗？你不去赶，我和有财去赶了！”

陈德方只好听了我们的，吩咐我们在门外用呐喊为他助威，他自己则一手拿一个火把，一手拿一根削尖的竹子，冒死向木栅栏里的野猪跑去。他大概也害怕，跑的时候像杀人一样跳跃着，号叫着，手舞足蹈……

野猪怕火，看见陈德方手中舞动的火把，都没命地从猪圈往外跑，结果整个猪群受到了惊吓，它们在混乱之中突奔着，尖叫着，慌了手脚的陈德方被冲出来的猪群踩在了脚下……

要不是担心我们养的猪会跑离野猪场，我们还真想再看一会儿陈德方躺在稀巴烂的猪屎里打滚的样子。好在这些猪都没有跑远，我们很快就把它们拢回来了。这时，陈德方已经站起来，他手中拿着熄灭的火把，就像做了一个噩梦似的哼哼着：“我扁了，我站不起来了，这辈子完了……”

“陈哥，你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我倒了霉，躺在地上被这么多母猪从头顶跨过，我跳到河里去都洗不掉身上的晦气！”

没想到陈德方这么迷信，祝小乌哈哈大笑：“陈哥，要不这样吧！让我和有财从你头顶跨过二十一回，不就抵消了？”

祝小乌做出一个马步，逗得我们又笑了。

好在经过检查，陈德方没有受什么伤。我们让他到竹管子底下冲澡，自己则走到猪圈去看猪。猪们经过这一通乱跑，仍很兴奋，我们数了很久才数清头目，小母猪一头没少，唯独那头刚来的老母猪不见了。

我们在野猪场附近找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老母猪。我们这才担心起来：虽然山上绝无猛虎之类的野兽，但是像豺狗之类的动物说不定还是有的。天这么黑，老母猪又是长期圈养、没有野外生存能力，真是凶多吉少。

它是不是私奔了呢？如果真是私奔，那帮子身强力壮、牛气哄哄的野公猪或许会保护它的吧！这么一想，我们才重新回到被窝，睡了。

然而，第二天，我们找遍了洪坛冈，最后在一座与洪坛冈相邻的高山上找到叮满绿蝇的老母猪时，非常不幸，它已经发臭。它好像是被那帮子“猪头男”活活干死的。因为在老母猪的身上，我们没有发现其他野兽置它于死地的证据。

老母猪之死，似乎验证了陈德方所说的“倒霉”与“晦气”，从此，陈德方开始喋喋不休：“你们哪，不是做事的料……赶走野公猪触犯了山神，你们看这些天乌云笼罩……凡高山，山门紧，用石头摆一个祭台

吧，每天起来烧一炷香……”

陈德方的牢骚多了，上山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少。即使来了，也不给我们背米带菜，而是一副等着灾难降临的样子。我们感到很烦。当陈德方又一次满嘴丧气话时，我和祝小乌终于叫他滚！没想到陈德方嘿嘿笑了两声，说让他下山正合他意，只要我们把工钱清算给他。我们说，你哪来的工钱，你只有股份，提前退股，一分钱没有。他瞪起了两只黄鼠狼似的眼珠子，要跟我们拼命。我们只好答应他，等到野猪出栏的那一天，自然会算钱给他。他收了我们的字据，说我们还嫩，野猪场要倒霉了，我们还会有求他的时候。说完了这一通，他才咂咂嘴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陈德方下山后，果真，他的诅咒应验了：受台风影响，一场数十年未遇的冷雨天气，使野猪场转眼死了四头母猪，剩下十六头也染上了气喘病。为了尽快扭转不利态势，我和祝小乌不得不连夜赶往汤溪镇，一是向镇上的兽医站求助，二是继续向朋友们筹钱。可是，等我们带着兽医和钱粮回到风雨飘摇的洪坛冈，野猪场的母猪只剩下了十头，阿芳也走了。

阿芳只留下一张字条。告诉我们：当我们不在，她哭过，绝非脆弱，实在是感到山穷水尽了。她太清楚这半年有多艰辛：多少回，盐水拌饭便是一顿；风吹雨淋中，连人带猪摔倒，一身屎尿一身泥；多少回，黑灯瞎火中睡得迷迷糊糊伸手一抓，脸上爬满蜘蛛！她曾经幼稚过，有过荒唐的渴望，可是成熟的今天何必嘲笑昨日的梦太多……

事情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这样，除了沉默和难过，还能做什么？事实上，我和祝小乌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：那就是收拾东西，然后，乖乖地从山上下来，走上几里路，坐三轮运输车或者拖拉机回家，接受父母的责备，还有世人的挖苦和嘲笑……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阴雨连绵的天气突然放晴了，一颗露珠一样的太阳沿着我们走过的山路，悄悄地爬上了冒着蒸汽的洪坛冈：“洪坛冈野猪场”仅剩下的十头母猪，自得到兽医的急救与治疗后，不但康复而且发情了。

我和祝小乌没有经验，当这批幸存的姑娘在猪圈里闹闹哄哄，不吃饭不睡觉，一到晚上就两眼发呆、浑身发烫，我们还以为它们又病了。

我们很着急，又想连夜去汤溪请兽医。这时，已经上路的祝小乌在野猪场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新情况。他发现上次来过的那几头干死了老母猪的“猪头男”，正在夜色里窥觑我们的猪圈，大概是因为我们老在猪圈里守着，并且点着火把，不敢近前。

“难道它们发情了？”祝小乌重新回到猪圈，叫我走开。

果然，那几头野公猪开始一点一点地向我们的猪圈靠近。猪圈里的母猪呢？我们发现它们的眼神好像突然变亮了，它们哼哼着，头向前倾，耳朵竖起，颈伸得笔直，连身后的尾巴都激动得颤抖了……我和祝小乌这才明白这些瘦瘦小小的老姑娘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。

我们担心野公猪会像上次一样捣毁我们的木栅栏，心里骂着这些不义的家伙，但还是将猪圈打开了一条缝儿。然后，我们就看见数头野公猪就跟出入妓院的大老爷似的，进了猪圈。只听一阵稀里哗啦的哼哼声，里面好像沸腾了。我和祝小乌吓了一跳，以为这些野公猪又打起来了，可是等到我们看清真相之后，妈妈的，简直被它们活活气死了：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、辛辛苦苦拉扯大的这一群小母猪，它们先前那窈窕淑女般的矜持荡然无存，连最起码的廉耻心都没了，它们竟然当着野公猪的面，争风吃醋起来……

“婊子！贱货！简直丢尽了‘洪坛冈野猪场’的尊严……”

我和祝小乌破口大骂，真想冲进去把所有这些猪统统用乱棒打死，但是想想我们的未来（妻子、房子、跑车、存款）统统跟这一场高山荒野处的淫乱有关，我和祝小乌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悲哀地离开了臊气氤氲的现场。

第三章

我的家在白水桥，离县城很近，也就是一个不算农村但也不算上城市的地方。在我的下巴颏上长出浓密的胡子之前，父母靠种菜为业。可是后来，城市跟我一样，青春期来了，变得又野又疯。我们家的菜地被强行碾平，连房子也拆掉了。从那以后，周围到处都是烟囱，一根根，像坚挺的阳具插进污垢的天空。

我从洪坛冈上下来，在一间临时住房里见到母亲及弟弟的时候，他

们正在吃午饭。母亲见我一副黑瘦憔悴的样子，非要跑出去给我买猪头肉。我坐在桌子前，看到辍学的弟弟也在看我。他是违反计划生育的产儿，因为没有户口没地方上学。

“哥，养野猪是不是很好玩？你养的那些野猪长大了吗？”我们相互看了一会儿，弟弟才问我。

“那当然，”我装作成功人士的样子，“野猪在山上，都长大了，跑来跑去的。等春天来的时候，我带你去玩玩。”

“我很想吃野猪肉，”弟弟放下了手中已经夹起的青菜梗，又说，“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野猪肉呢。”

“等你来，我一定杀一头野猪给你吃！”

这时，母亲回来了，手里并没有提着猪头肉，她很难堪，不停诉说卤味铺的猪头肉卖完了。看着做错了事似的母亲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：我已经知道，父亲一定瞒着母亲欠了卤味铺老板一些钱，也就是说，卤味铺的老板非但不卖给母亲猪头肉，还把母亲捡破烂得来的零花钱扣下了。

我就劝母亲：“妈，我在山上养野猪，天天有野猪肉吃。你就不要忙活了。”

母亲看了看我，仿佛是用眼睛称了我的重量：“有财，你不要瞒着妈，你在山上过得很苦吧？你看看，瘦得跟田鸡一样。”

“妈，一点也不苦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发财的……”

我本想乘机再说点儿什么，可是在母亲面前，我不习惯这样做。尽管我在社会上一天可以撒一千次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想着怎样把妹妹存在母亲那里的钱再“骗”一些出来。可是，我张不了这个口。因为在这之前的六千块钱，就是从母亲这里“骗”来的。于是，我又坐了一刻钟，走了。

这是我走的时候，母亲跟我说的：“三个孩子，只有你离家最远，我放心不下啊，有时候想起你待在一座没有人居住的高山上，过着野人的生活，和野兽做伴……我醒着，也会哭起来……”

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润了，可是我已经不能回头。洪坛冈是一个无底洞，我这次下山，就是为那批即将诞生的杂种猪筹钱来的。这个世界上又要多出上百张嗷嗷待哺的嘴，我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那些大腹便便

的母猪们身边。

最后，还是祝小鸟神通广大，不知他从哪里弄到了一笔很大的资金：一共两千块。我们用这笔钱从镇上请来了接生的兽医，买来了啤酒和大米，还为即将哺乳的母猪和小猪拉回来一车足够它们吃上两个月的麦麸、玉米、豆粕、鱼粉等饲料。我们请人将它们背到了山上。

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将背水一战。我们就等着母猪一只接一只地产崽了，如同屋檐下的雨滴“滴答滴答”地往下掉，它们将分别是“野猪一号”“野猪二号”“野猪三号”“野猪四号”……这样排下去，一直排到最后头仔猪呱呱坠地……

没有想到的是，母猪们真的开始一只接一只地产崽了，这十头幸存下来的小母猪，每一头都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争气——尽管它们也曾不争气过——它们在兽医的引导下，在我和祝小鸟同学的鼓励下，个个憋足了一股劲，它们在用力，用力，忍着痛，受着苦，无怨无悔，在三天时间里，为“洪坛冈野猪场”产下了九十八头“野猪”，即杂种猪。

甚至，有一头光荣的小母猪因为用力过度，死于顺产。因为它在前后产下十头仔猪之后，意犹未尽，把它的胃也产下来了。而当时又是在昏昏沉沉的夜里，喝得醉醺醺的兽医在迷迷糊糊之中，把小母猪连着胃的肠子误当成了脐带，“咔嚓”一声剪断了。之后，他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因为手上有猪屎……兽医就甩甩手，骂起来了：“该死！还好，它把十头仔猪全部产下来了。”

我们心里心疼猪，惋惜它的生命，可嘴上却说：“是啊，它真是昏了头，如果它先把胃产出来，十头仔猪就要胎死腹中了。”

“嗯啊，嗯啊。”兽医不耐烦地点点头，在眼皮打架之前，已经把戴橡胶手套的手伸向了另一只母猪。他就像在岩石缝里摸鱼似的，一会儿把嘴角歪到这边，一会儿把嘴角歪到那边，可是鱼儿好像从他五指之间溜了。他就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只刚刚喝空的啤酒瓶，狠狠地砸在筋疲力尽的小母猪身上。

“再用力点，没有吃饭吗！？”

可怜小母猪没有生产经验，力气已经用光，趴在了地上。兽医就呸的一声，一下子，从母猪的身体里拽出来一只瑟瑟发抖的小东西。就这

样，实在对不起，又一只还未睁眼的杂种猪被迫离开了母亲温暖的子宫，诞生在了我们的眼皮底下。我们及时地按住了它，并且用烙铁在它的耳朵上打上了野猪“××”号。

必须承认，我们曾经想过，但是想象不出这些猪的样子。它们是多么特别！小猪崽的蹄是黑的，毛是花色的，布满黄色条纹，有的黄白相间，有的黄黑相间，既不同于纯种的野猪崽，又与家养猪有所区别。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、意气风发的，简直看不到一丁点刚出生时的窘态。它们集家猪、野猪之长，显示出很好的杂交优势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猪。

看着它们，你不觉得这是一项很有希望、大有前途的事业吗？反正我和祝小乌同学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感到很有奔头。

现在，我都不敢去想，当年我们是怎样通宵达旦地为这些杂种猪忙碌的：为了哺育这些猪，保证它们睡得香吃得饱长得快，最终让我们自己也过上猪一样的好日子，我和祝小乌好比上紧了发条的钟，一会儿把吃不到奶的仔猪固定在母猪的乳头上，一会儿又跑去阻止非孤儿仔猪与孤儿仔猪抢食，一会儿又要拿起棍棒，调教已断奶的仔猪如何养成在固定位置排便、睡觉与进食的习惯……

我们虽然很累，蓬头垢面，浑身酸臭，但我们的心却是快乐的。因为我们一直在琢磨着：现在我们只要能弄到什么吃的，都要扔到猪槽里去，一心想让你们多吃点；等到将来我们卖掉你们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的辛苦就会变成一沓儿一沓儿的钱。我们这么一想，身上的力气就像碳酸饮料里冒出的气泡，使也使不完。

“仔猪生后五日龄训练饮水，七日龄训练开食，至二十日龄应全部开食。开食后，补喂全价配合料，日喂五至六次。仔猪生后二十五日龄去势，三十五日龄断奶。每天要清扫圈舍两次，每周用消毒剂消毒一次。仔猪断奶后要及时进行调教，至五十五日龄时要接种猪瘟、猪丹毒、猪肺疫及仔猪副伤寒疫苗……”

所有这些兽医下山时交代的，只要我们有能力做到的，我们基本上做到了。可是，也有一些事项是我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想照办的，比如说给猪“去势”。“去势”，即阉割，我们就下不了手。首先，我们不需要给